

# 论苏轼金山诗的禅宗因缘

赵丹琦

(南京审计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, 江苏 南京 211815)

[摘要] 苏轼漫游润州(今江苏镇江)金山及金山寺写下了十几首以金山为名的诗歌。苏轼金山诗连绵贯穿在其一生坎坷经历之中,诗中深切表达了与金山寺僧侣们的深厚情谊,着力描绘了金山佛寺内外幽静高妙的风景,抒发了深刻的禅理妙趣,成为后人综合研究苏轼丰富的禅宗思想及佛教文化的重要来源。

[关键词] 苏轼; 金山诗; 禅宗; 因缘

[中图分类号] I207.22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009-8267(2011)12-0142-04

苏轼一生由于仕途坎坷,迁谪达十多州,以致自称“身行万里半天下”(《苏轼诗集卷三·龟山》本文中金山诗歌来源都出自《苏轼诗集》)<sup>[1]</sup>。但他曾经 1 次至润州,留下百余篇诗文。据学者乔长富考证“其逗留的时间,长则近半年,短则几日。”<sup>[2]</sup>在润州时,苏轼探亲访友,遍游名胜山川。在金山、焦山等处都留下了他的踪迹。特别是金山,除熙宁七年冬因“程限”、元丰二年八月因“乌台诗案”、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因重病外,其他 9 次到润州都曾前往金山并写下名篇诗文。他和金山的前任长老宝觉、圆通,继任长老佛印关系极好,还把他的玉带留在了金山,又把他的画像和亲笔自赞留在了金山;甚至在他贬官黄州后又来到金山,在他贬谪岭南北归后仍然来到金山。苏轼与金山的因缘可谓深厚,联系其诗,我们则可以探寻某些特殊缘由。

## 一、苏轼与金山僧侣结交深厚,其金山诗充满了禅宗情缘

苏轼一生行踪遍及大江南北,因父母笃信佛教,少时在接受三坟五典的同时已“旁资老聃释迦文”(《苏轼诗集·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》),一生又与云门宗、临济宗、黄龙宗、

华严宗等众多门派的僧人均有往来,并且“由其记游诗文可知其所见佛禅寺院逾百。”<sup>[3]</sup>但为何苏轼多次来金山,而对金山情有独钟?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苏轼喜欢参拜金山名寺名僧,谈禅诗近佛道,做佛事遣忧怀,才真正地形成了其对金山的禅宗情缘。

金山今地处江苏镇江西北。宋王存编著《元丰九域志·金山记》云:“唐时有头陀挂锡于此……忽一日于江际获金数镒,寻以表闻,赐名金山。”<sup>[4]</sup>金山景点甚多,又多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(如水漫金山、乾隆金山寻父等)古人赞为“江南名胜之最”。金山现为国家 4A 级风景区,因有金山寺而闻名遐迩。金山寺始建于东晋,原名泽心寺,又称龙游寺,清康熙帝亲笔题写“江天禅寺”,自唐以来皆称金山寺,是佛教诵经设斋、礼佛拜忏和追荐亡灵的水陆法会的发源地。

苏轼对佛教一直都很热衷。据释志磐撰《佛祖统纪》卷四十六载“轼曰。八九岁时梦身是僧,往来陕右。”<sup>[5]</sup>10岁到成都时,与佛门大师惟度游甚熟。而并非如学者何林军所认为的:“较多地研习、接触佛教当在通判杭州时<sup>[6]</sup>;也并非如学者范春芽认为“苏轼当时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,使得他更愿意寄情于西湖的僧人和西湖山水中所滋养心灵,此

[基金项目]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哲社基金项目(项目编号:09SJD750016)。

[作者简介] 赵丹琦(1965-)女,江苏南京人,副教授,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与文化。

时已开始在思想上自觉自愿地逐日亲近佛老思想”<sup>[7]</sup>；更非如学者董雪明等所认为的：“‘乌台诗案’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，由原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，益之以佛老，变成以佛老思想为主导，以儒家思想为辅。”<sup>[8]</sup>应该说苏轼所亲之佛地，有家学渊源，更有自己一贯的喜好和选择，并非只有杭州、黄州才是苏轼“较多的”“开始的”“主导的”信佛之地。学者孙昌武就认为早在“嘉佑元年（1056），三苏赴京师，与居讷弟子大觉怀琏结下深厚友谊。”<sup>[9]</sup>

苏轼在政治上初次失意而乞求去杭州外任通判，在心理上也更可能希求在禅宗境界中求得心灵超脱。因禅宗世界观便是坚持明心见性的思想和随缘自适的人生观。熙宁四年（1071）十一月，苏轼赴杭途中，经过润州时，便到金山寺拜访了怀琏弟子宝觉、圆通二名僧，夜宿寺中，写下《游金山寺》（《苏轼诗集卷七》）名诗，云：“羈愁畏晚寻归揖，山僧苦留看落日”，就已过上了一段与金山僧侣赏看落日的超凡绝尘的解忧生活；还写赠诗《送金山乡僧归蜀开堂》（《苏轼诗集卷十四》）表达了与乡僧“涪江与中泠，共此一味水”的深情厚谊。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，曾赴常州、润州赈饥，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又过金山，与妹婿柳子玉（润州丹徒人）会见怀琏弟子金山宝觉，写有《金山寺与柳子玉饮大醉卧宝觉禅榻夜分方醒书其壁》（《苏轼诗集卷六》）。五年后的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移知湖州途中再住金山，又作《余去金山五年而复至次旧诗韵赠宝觉长老》（《苏轼诗集卷十》）中曰：“稽首愿师怜久客，直将归路指茫茫。”还有《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》（《苏轼诗集卷六》）中曰：“风流二老长还往，顾我归期尚渺茫”，都希望长老为其指点修行的迷津，康济余生。在《金山长老宝觉禅师真赞》（《苏东坡全集第九卷卷八十五》）中苏轼说道：“因是识师，是则非师。因师识道，道亦如是。”<sup>[10]</sup>表明他是因识得禅师才悟出了佛道。

在金山苏轼还与名僧佛印禅师（1032—1098）常相往来。佛印是开先善暹法嗣，为云门五世。据清乾隆雅雨堂刊刻《金山志》<sup>[11]</sup>：“佛印俗家姓林，浮梁（今江西景德镇）人，号了元，字觉老”，赐号佛印，是富家子弟。3岁能诵《论语》神宗赐他度牒文书、高丽进贡的磨衲、金钵，其后成为云门宗的掌宗法师。苏轼过金山时，有《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元长老》（《苏轼诗集卷十四》），甚至想买地建房居住于此。诗曰：“问我此生何所归，笑指浮休百年宅。蒜山幸有闲田地，招此无家一房客。”元丰七八年间（1084—1085）有海贾到寺设水陆法会（或名水陆道场，是佛教中最盛大的佛事仪则。据《佛祖统记》

卷三十三所叙源流，最初由梁武帝梦僧启示，后又得宝志劝说于天监四年（505）在金山寺首建水陆法会），佛印亲自主持，大为壮观，遂以“金山水陆”驰名。苏轼则修崇斋法绘像制赞，撰《水陆法赞》16篇，称为眉山水陆，写有《水陆法象赞》（并引）（《苏东坡全集第九卷卷八十五赞》），成为金山寺水陆法会史上发扬水陆流通至教制仪立法的十大士之一。苏轼在金山，受佛印禅师所托，还为金山寺抄写楞伽经，出钱三十万刻印《楞伽经》。后人为纪念他，特修建了一座楞伽楼台。《书楞伽经后》有解释：“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，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：印施有尽，若书而刻之则无尽。轼乃为书之，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版，遂以为金山常住。”<sup>[12]</sup>金山“佛印山房”是佛印法师居处，多年来苏轼与他一起在山房吟诗作画，留下许多幽默的传说故事。元祐四年（1089）二次知杭州，过金山，又有《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衲裙相报次韵》二首（《苏轼诗集卷二十四》）。有一次在金山寺两人以禅语对句，用苏轼玉带作赌，苏轼一时迟钝而输，玉带（后有乾隆题诗）便成金山寺留玉阁镇山四宝之一。而在山脚下“白龙洞”前的“玉带桥”则是佛印因众人要看苏轼的玉带，便让人仿玉带的式样造起16米长的桥来供人欣赏。其实苏轼与佛印的交谊在宋代已逐渐被传说化。宋释昙秀辑《人天宝鉴》载：“东坡曰：‘先妣方娠，梦僧至门，瘠而眇。轼十余岁时，时梦身是僧。’又子由与真净文、寿圣聪二师在高安，夜间同叙见戒禅师之梦，则戒之后身无疑。坡与真净书曰：‘前生既是法契，愿痛加磨勘，使还旧观。’坡往金山，值佛印入室。印云：‘者里无端明坐处。’坡云：‘借师四大作禅床。’印云：‘老僧有一问，若答得，即与四大为禅床；若答不得，请留下玉带。’坡即解腰间玉带置案上云：‘请师问。’印云：‘老僧四大本空，五阴非有，端明向甚处坐。’坡无语。印召侍者留下玉带，永镇山门。”<sup>[13]</sup>苏轼为五戒后身的传说更成为后世小说、戏曲的题材（如《清平山堂话本》中的《五戒禅师私红莲记》《盛明杂剧》中陈汝元《红莲债》）。苏轼与佛印以禅机交锋，表现出幽默诙谐，早已成为丛林美谈。苏轼与金山寺及其名僧确实结缘不浅，交谊深厚。

## 二、苏轼多次游览金山，借景描摹高妙的禅诗意境

金山寺依山而建，殿宇栉比，遍布金碧辉煌的建筑，以至于无法窥视山的原貌，故有“金山寺裹山”之说。金山因其具有幽深峭曲、洁净无尘、超凡脱俗的山林佛寺风光胜景，吸引了苏轼在此多次居住、游览、吟诗，并极力表现了空澄静寂的禅

诗意境。

佛家有云：一花一世界，一砂一天堂。能于微妙处看到宏阔，是禅宗所追求的一种空寂的乐境。苏轼的金山诗安逸闲适，优雅空灵，富含禅趣，穆如禅境。在即将到达杭州外任通判的途中，苏轼专程游览金山，写下名诗《游金山寺》（《苏轼诗集卷七》）。起句便谈远宦“江入海”却遭宦场不顺而引起的乡愁。在山僧进而留看落日时，苏轼用美妙的比喻来表达感受：“微风万顷靴纹细，断霞半空鱼尾赤。”汪师韩《苏诗选评笺释》卷一中有评价：“微风万顷二句写出空旷幽静之致。”<sup>[14]</sup>而后的“有田不归如江水”，既是苏式警句，又似禅语。苏轼通判杭州前，许多大臣都因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离开朝廷，欧阳修、范镇等也已经退隐。郁郁不得志的苏轼，离开京城奔赴杭州，在经过润州的金山寺时，看到秀美的风景，不禁产生了强烈的归隐思想，向江神发誓，只要有田可耕，一定要归隐山林。此诗略去对寺景的刻画摹写，着重写登高眺远之景，意境开阔，尽显闲静空寂的禅境。而在《自金山放船至焦山》（《苏轼诗集卷七》）中则以金山之壮丽，突出了焦山之幽静。如：“金山楼观何耽耽，撞钟击鼓闻淮南。焦山何有有修竹，采薪汲水僧两三。云霾浪打人迹绝，时有沙户祈春蚕。我来金山更留宿，而此不到心怀惭……”汪师韩《苏诗选评笺释》卷一也评道：“《金山》作已极登高望远之胜，故焦山只写山中之景。彼以雄放称奇，此以闲寂入妙。……结出‘无田不退宁非贪’，则又为前篇‘有田不耕如江水’之句进一解矣。”《游金山寺》壮阔而凝练，愁绪浓郁，兴象高远，渐入禅境。而《自金山放船至焦山》也较多地体现了苏轼的禅宗情结。他心系庙堂，然自请退任后亦能在禅宗中寻得心安。他以澄净的心境观照空山寂林，直入除尘净虑的寂静之界，体验山林美乐，尽显自然生机。不用禅家语，却自含禅理。此外苏轼曾与柳子玉、刁丈一起游金山，写下《子玉以诗见邀同刁丈游金山》（《苏轼诗集卷二十九》）：“君年甲子未相逢，难向君前说老翁。更有方瞳八十一，奋衣鬢走山中。”借人映己，一样表达出悠游金山的快乐心境。

同样苏轼的《过金山寺一首》（《苏轼诗集卷二十》）又增添了一份物我同境之美，贴合了禅者圆融于心似的参悟。“明月妙高台，盘涡月照开。琳宫龙久住，珠树鹤能来。云雾空中绕，帆樯槛外回。无言卷石小，江左拟蓬莱。”诗中描摹了明月朗照下妙高台如仙如幻的空灵胜境，充满了隽永的禅味。“诗为禅客添花锦，禅是诗家切玉刀。”<sup>[15]</sup>苏轼在参禅悟道中，把所思所悟融于诗歌之中，于细微处见宏阔，使其诗作具有空阔的禅境。再看《金山妙高台》

（《苏轼诗集卷二十六》）：“……不如金山去，清风半帆耳。中有妙高台，云峰自孤起。仰观初无路，谁信平如砥。台中老比丘，碧眼照窗几。……长生未暇学，请学长不死。”表达了对妙高台美景的极力赞颂和对金山老比丘佛印的无比崇敬，充满了高古脱俗的禅意。

苏轼七律回文诗《题金山寺》（《苏轼诗集卷二十五》）把金山胜境融入诗里行间，也深得禅诗境界。诗曰：“潮随暗浪雪山倾，远浦渔舟钓月明。桥对寺门松径小，槛当泉眼石波清。迢迢绿树江天晓，霭霭红霞海日晴。遥望四边云接水，碧峰千点数鸿轻。”当年位于长江中的金山，犹如“碧玉浮江”，又似“出水芙蓉”，引发了苏轼的诗兴。诗的首尾描绘了江上景物，诗中二联描述了山寺门外的绿树红霞。这首内容与形式俱佳的写景诗作，如果顺读是月夜景色到江天破晓的话，那么倒读则是黎明晓日到渔舟唱晚。全诗构思奇妙，采用白描，景色清丽澄澈，不仅展现了月色下金山佛寺内外的绝世胜境，而且充溢着寂静空灵、闲恬空淡的禅境。因为在禅宗看来，只有空明澄静的审美心灵，才能使万境容于胸中。因此苏轼通过抒情金山山水，不仅表现自己悟得自性清净的欣悦之情，而且说明了大自然是清净法身的道理，可谓写出了空灵的禅诗意境。

### 三、苏轼于金山释怀，系怀禅宗无念心境

禅宗讲求“顿悟”，使人空明见性。苏轼金山诗中正充满了空寂的禅境。刘熙载《艺概》云：“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，又善于无中生有，机括实自禅悟中来。”<sup>[16]</sup>苏轼金山诗中感念往事，万事俱空，讲的正是佛教诸行无常的法理，抒写的则是人生如梦、无心无念的坦然心境。

苏轼写有《蒜山松林中可卜居，余欲徼其地，地属金山，故作此诗与金山元长老》（《苏轼诗集卷二十五》）这首诗充满了机趣与幽默。“……金山也是不羁人，早岁闻名晚相得。我醉而嬉欲仙去，旁人笑倒山谓实。问我此生何所归，笑指浮休百年宅。蒜山幸有闲田地，招此无家一房客。”这里的笑是一种闲适自然的表情，是表现苏轼洒脱不羁一种描写。“浮休”谓人生短暂或世情无常。全句的意思是说，别人问我此生的归宿在哪里，我笑笑指着告诉他“就是这座容纳了短暂无常的百年老宅呀。”表达了苏轼思归而无家可居，想过无心无念的归隐生活，向往金山的禅宗情结。

元丰二年（1079）四月，苏东坡由徐州该知湖州赴任途中，与名僧参寥一起经过金山时作《大风留金山两日》（《苏轼诗集卷十八》）：“塔上一铃独自语，明日颠风当断渡。朝来白浪打苍崖，倒射轩

窗作飞雨。龙骧万斛不敢过，渔舟一叶徒掀舞。细思城市有底忙，却笑蛟龙为谁怒。无事久留童仆怪，此风聊得妻孥忏。灞山道人独何事，半夜不眠听粥。”前一句借南北朝时后赵佛图澄事言大风将至；三四句把无形的风描写的非常生动；五六句写风浪险恶，大船不敌过，小舟任掀舞；七八句中表现一种随缘自造的达观态度，即到湖州去也没什么忙的事情，在这里住几天也好，故却笑蛟龙为谁怒；最后两句说风浪很汹涌地打着船舱，然僧人参寮却正全心全意地倾听金山寺的木鱼声，反映了参寮不执著外物，去除杂念的禅定表现。此诗写的虽是金山的大风大雨即自然山水之境，不涉佛语，却仍然妙入禅味。因为苏轼以禅味入诗，在心灵感发中，领悟了人生价值与宗教体验，达到了审美与圆融之境。

《金山梦中作》（《苏轼诗集卷二十四》）：“江东贾客木绵裘，会散金山月满楼。夜半潮来风又熟，卧吹箫管到扬州。”全篇着重苏轼自身情感的转换，由景而歌乐，得鱼酒更乐，又因景而生忧，忧而长啸，长啸后的寂静孤寂，漂流后的平静心情，梦境中的空灵心绪。《余去金山五年而复至次旧诗韵赠宝觉长老》（《诗集》卷十八）“旧事真成一梦过，高谈为洗五年忙。”然转瞬间，恍惚如梦，万物皆空于功名、死生之念，全可抛弃。这种超越的观照，既是禅佛之体悟，也是内心旷达得流露。禅宗典籍《金刚经》也认为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<sup>[17]</sup>佛教讲“如梦”，是本体于诸法性空的根本原理，说明宇宙万物与人生都虚幻不实。苏轼所求在佛教精微处，也就是从中求得安顿身心的方式，透过现实磨难而得到精神的自由。

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苏轼病逝前两个月，风烛残年的他从海南岛儋州贬所遇赦回常州。路过镇江时，适逢表弟程德儒在金山，他便前往会面。他在金山寺见到李公麟（北宋名画家，苏轼好友）画的自己一幅在驸马都尉王诜王晋卿的西园雅集时的画像，于是提笔自题，写下了一首绝句《自题金山画像》（《苏轼诗集卷四十八》）：“心是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；问汝平生事业，黄州、儋州，惠州。”寥寥几句，概括了颠沛流离的一生。贬谪的经历和丰富的阅历开阔了他的胸襟和境界，也成就了他的文学，炼铸了他的情感，形成一种平淡自然的、无欲无求的通透明澈之境。“灰飞烟灭”出自唐多罗译《大方广圆觉修多了义经》“譬如钻火，两木相因，火出木尽，灰飞烟灭。”<sup>[18]</sup>《坛经·坐禅品》（《金刚经·心经·坛经》）“于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”。所谓不系之舟，是对他无所系念、随缘自适

的生活态度的形象比喻。苏轼迁黄、惠、琼三地，能以出世的情怀玩赏山川明月，把漂泊之地当做心灵的栖息地，构建自由的精神家园，表现了随缘自适、纵情于自然风光的生存方式。因此苏轼在金山自题画像诗中参透生死，物我两忘，进入了空灵脱俗的禅诗境界。

禅宗对苏轼金山诗歌的浸润是深刻的。正是这样，金山诗，意象空灵，境界清幽，呈现出一种闲澹冷寂、悠然自在的情趣。苏轼多次亲临金山参佛开悟，并与佛印等名僧诗文唱和，作为习禅者向金山僧侣们学习进修，进入禅思境界，对金山的体悟有了不同的感受，产生了彼岸圆融之悟性。他用白描兼比喻写景，将人生如梦的感觉融化在水光山色之中不着痕迹，以寺庙内外的奇丽风光和幽深宁静的诗意取胜，将诗情画意与禅境之美融为一体，寄托皈依自然及归隐梦想，最终体现出高妙的禅诗境界以及与金山特别的禅宗因缘。

#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孔凡礼 点校. 苏轼诗集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2
- [2] 乔长富. 苏轼 12次至润州事迹系年考述[J]. 镇江高专学报, 2009(01).
- [3] 施淑婷. 苏轼参访寺院之因缘[J]. 新竹教育大学人文社会学报, 2009(01).
- [4] (宋)王存等编著. 元丰九域志·金山记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4
- [5] 释志磐. 佛祖统纪卷四十六[M]. 济南: 齐鲁书社, 1995
- [6] 何林军. 苏轼与佛教[J]. 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, 2000, 2(01).
- [7] 范春芽. 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[J]. 南昌大学学报(人社版), 2004(02).
- [8] 董雪明. 文师华. 苏轼的参禅活动与禅学思想[J]. 南昌大学学报(人社版), 2003(05).
- [9] 孙昌武. 苏轼与佛教[J]. 文学遗产, 1994(01).
- [10] (宋)苏轼. 苏东坡全集第九卷卷八十五[M]. 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02, 4815
- [11] (清)卢见曾. 金山志[M]. 扬州: 扬州雅雨堂刊刻, 1762
- [12] (宋)苏轼著屠友祥校注. 东坡题跋·书楞伽经后[M]. 上海: 上海远东出版社, 1996, 66
- [13] (宋)释昙秀辑. 人天宝鉴[M]. 上海: 商务印书馆, 1923-1925
- [14] (清)汪师韩. 苏诗选评笺释[M]. 长沙: 钱塘汪氏长沙刻本, 1886
- [15] (金)元好问. 施国祁注. 元遗山诗集笺注·答俊书记学诗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58
- [16] (清)刘熙载. 艺概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78
- [17] 陈秋平, 尚荣. 注译. 金刚经·心经·坛经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7
- [18] 徐敏. 译注. 圆觉经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0